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俟菴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熊夢祖

俟菴集卷二十六

元 李存 撰

雜文

跋張伯遠及諸公子秋夜聯句

吾聞諸汪子仰曰樂哉吾徒之爲詩也通夕嘗再飯馬想當其時旁溥六合而不遷比類萬彙而不子其必有森焉相長者矣夫豈徒徒而從具具而逢者哉自韓孟以來無有也

跋約軒說後

臨川危太樸之先大父明府公清介士也甞以約扁其讀書之軒蓋有取於論語可以久處約之言昔文肅包公已甞為之說大抵謂其可以久處約者聖人之意在於仁也仁者何不失乎我而已矣天地至大也而我即天地萬物至多也而我即萬物鬼神至不可詰也而我即鬼神古往今來至長也而我即古往今來陰陽寒暑至變也而我即陰陽寒暑夫如是舉天下之物果何者

足以嬰其神累其心哉是故七日不火食而歌聲若出金石者有焉納履則踵決捉襟則肘見而不以為病殆非强為之也我本如是故也若徒曰斤斤焉操之而弗失惴惴焉持之而不縱外物之足以攖擾乎吾中者悍然拒之使不入則亦非我爾矣夫我者妄也妄者實之反抑君子何居乎太樸旣能不墜其先人之訓而又肯與吾遊求我之志浩乎其莫之能禦夫如是則其於處約也何有

跋烏石公傳

李存曰存弱冠時多從上官先生所聞烏石公名先生既為誦其某詩某文之美人為道其某言某行之通識諸心者久比又聞其年且八十而耳聰目明善飯里居三數十里閒徒步往來如壯時異哉顧予猶未之識也他日公以其嘗有得於性命道德之微著而成書及自傳其平生志尚履歷大槩與夫一時聞人之所褒贈凡累數十牘命其子湯臣持以示存存讀之如行通都大

邑人物樓觀寶貨車馬服食器用之盛又如在深山大澤龍蛇變怪鬼神恍惚令人應接不暇嗚呼若公者蓋所謂瑰偉磊落人也信乎其如所聞哉信乎其如所聞哉

書湯母夫人楊氏墓誌銘後

存五歲而失母存之父嘗詔存曰若之生也少乳若母濡以粥湯故再期而始步他日若母織也若嬉於機下卷有市粔籹者若聞其聲而效之大喜投機而持若手

捫若頂而口焉曰兒也不亦能乎徧以告吾常常而思之若母之慈於若也斯其細者也若今妻且子亦嘗反一日之細於其母乎亦遂忘者乎存流涕而已湯君中立之棄於其母也亦若存之年而中立能乞銘於其舅氏而追永之徽言於朋友而稱顯之而存也無一言惡用予哉或謂仁人之於親也終身而慕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奚以儒者之空言為存曰然則然夫夫情之達於文者文之至也文之至者孰有不覽者乎其孰有

覽焉而不興者乎

跋吳非吾葦間箏音集

柳子原之詩有曰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工予誦斯言久矣而未之能也它日讀江右三吳山人詩其亦有志於斯言乎不然何以題其編曰葦間箏音夫葦間之音天之未嘗作也而余則塵垢粃糠之徒山人方且遠離乎嗜欲之穽而率履乎清靜之域其果進乎此不難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山人乎

題陳道士和歸去來辭卷後

昔陶元亮遭易代故不肯以五斗米折腰遂賦歸來之辭天下後世聞其風而誦其語者孰不以為高龍虎山中陳君亨道始遊錢塘即從而追和其餘音以歸其旨趣若有慕於陶者李存聞而疑之曰陳君生長於國家承平之日則又黄冠而羽衣其所處其所遭大與陶異駕飛雲而御長風而遊乎天地之間玩咸池之浴日驗滇海之化鯨亦豈非吾時乎若曰無所事於其他而徒

處夫松菊之或荒者則是既不役於他物而亦將見役於松與菊矣陳君以為何如

書趙氏種杏堂後 至正辛巳十一月乙丑作

昔董善醫嘗活一人不責其報令種杏五株歲久成林當時美之故有紀後世慕之故業醫者其稱號其扁室往往取於杏而余嘗有疑焉杏之林所以識活人之多而又將以業子孫也然則活人之多而必識在中人或不免於自德因其可生而生之則吾之醫也天吾之醫

也天天獨壽夫吾子孫乎自德非古也汲汲於子孫亦非古也蘊子瞻謂龎安常之於醫時賴其全活者常率不識之余亦頗好方間為人有瘳者想安常之風不知顏面幾發紅也學董奉種杏易學安常不識其人難餘干趙沖遠本儒家而游於醫其邑人吳子謙以種杏名其堂且為之記葢期其多活人而業子孫也而余又欲勉其如安常之不求識其人而進於天者也或謂余之責於人者似無已夫古今人亦何必相及是則自棄而

已矣

書宜黃李氏族譜後

讀宜黃李氏之族譜於余心甚有戚戚焉何則吾六世祖之墓已漫不知其所顧家素貧賤非有封土之崇營制之靡守視之嚴也其湮沒之易也宜然又非有去國離鄉之故也死其年瘞其所亦豈非譜之不修也歟然則自吾之六世已不知其墓況其遠者乎是則甚可懼也方集吾兄弟子姪將以庚辰拜五世祖之墓且曰來

者毋獨必也攜幼少乎懲其不知而續其所知也善乎夢泉之叙之言曰亦欲使子孫識祖宗冢藏之所在又曰事有若緩而實急嗟乎是皆先得凡心之所同然也乎

題孔李圖後

右仲尼問禮於老子或疑孔子聖之盛者也顧乃問於老氏豈記述者之謬歟殊不思當其周流諸國時如鄭之子産衛之伯玉皆所嚴事善葬如季子則往觀之知

紀官如郯子則問之況賢如老子者乎今載之傳記者一則曰吾聞諸老聃云二則曰吾聞諸老聃云其辭讓忠厚不没於人蓋如此嗟乎斯其所以為聖之盛者歟是心也又果而圖之也歟

題危太樸詩集後

危太樸攜其詩文自臨川來過余余敬之愛之間又出視君蕃遠所與帖其言有曰驅輕齒肥券内事也意若勉其盛年進進於德毋或有羨於世俗之華口體之末

者而太樸亦自謂吾志豈在於是余曰太樸之志雖不在是如祝君所云獨不在於欲以言語文字上下出入古之人耶太樸俛且笑不答余曰使言言如古人既美矣更心心如古人又盡善也雖然謂太樸心心不如古人則亦誣太樸甚矣但患太樸不求其所以如者爾苟能一日求之則其言也非人而忽天非人而忽天則前乎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太樸信之斯勉之泰定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作

題方壺畫記後

右邵菴先生為龍虎山中方君方壺所作畫記者也方壺蓋學仙中之頹然者故先生獨舉河圖及羲皇畫卦以發明其妙大而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嶽河海變而陰陽鬼神微而昆蟲草木舉皆岀吾畫中而不遺然則畫形似者俗見也由無形而有形雖有形終歸於無形畫能如是其至矣乎非仙者孰與於此

條風軒辭

龍虎山中道士薛方彦有琴曰條風甚愛之燕一室時自撫弄誠翛然塵外人也而徵言於番昜李某三年於此矣顧不能措一語若是其頑且鈍也敬賦條風辭二章寄之其辭曰

風條條兮入鳴絃品物雖萬兮同天其天亦豈有千古兮浩乎吾前

風條條兮拂襟袖品物雖萬兮何天何壽亦豈有千今兮瞠乎吾後

題宋名臣遺像

陳維瑤持其家藏宋名臣三十六公遺像過余觀之或如春之和或如玉之潤或如夏日之可畏或如秋霜之不可犯嗟乎時代既久易矣其人既久死矣世固有生為將相於身不行道一語及之強者唾罵弱者俛而反唇至於殺身赤族而未已任褒貶之筆者又誅之於其後是數君子者獨何以得此於人哉圖而存之惟恐其不傳藏而寶之惟恐其或失玩之至不釋手嘆之有不

絶口無他功利社稷德及生民而已矣詩云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亦豈不信然乎哉

鄧氏手澤跋

夫先世賢而相屬以文辭者葢有之矣後之人能尊其手澤而益以屬夫其後者厥為少哉吾偶於臨川鄧企賢氏見之昔者其曾祖江州府教公之在上庠也其高祖告院公賦詩以勉之欲其自奮於功名者森森也告院没江州為文以祭之願有以不愧於其父之所期者

益森森也他日企賢持以示余襲之如新且曰此家寶也茍傳其亦有興乎敢請吾子識之顧余雖丘壑以老所聞見於宿昔士大夫之家者亦多矣諄諄提耳而藐藐以受者有馬進而唯唯退而反唇者有馬朝捐館而圖書夕覆瓿者有馬嗚呼若企賢者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夫善繼人之志則往者為不泯而來者為可望也

題陳士周趙文敏公詩卷

吾嘗謂杜牧之此詩必援筆一揮而成既成必高歌抵掌痛飲以自慰何則興之所到辭亦隨之初不假於思修也陳士周偶以九月七日陪趙公游於苕溪之上歸而獨書此者其一時高興殆與齊山九日同也

書黄氏義田記後

昔晏嬰為齊大夫父母之黨有因之而乘車齊國之人待之而舉火者三百餘家此固有禄位君子之賢者也今鉛山黄氏父子能推其有餘以仁夫其宗若向吳中

范氏之為者使有禄位於一時其設施當不止此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哉然則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世之有餘者惟以奉其口體私其子孫驕其妻妾豪其鄉里如恐不及焉今黄氏獨能若是亦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題王旣明干謁衣衾棺槨疏語後

僕與王君交垂四十年嘗同寓崇文道宫月夜坐茅亭上至四五鼓不寐其於世故人情曲折無所不談也君

暮年無子著道士服他日持疏語以衣衾棺槨之未備干平生知舊者昔新安汪公稱隱自營其藏且賦詩自挽以書來命同賦僕詩有曰竊聞髙世徒不囿生死裏長存非有戀奄化亦無恚豈復較委收尚何擇鳶蟻天地我棺槨山川我衣被此施於王君尤宜也然王君一長女最知尊愛父則先死今且八衮雖善飯舉此不為過仁人君子其亦有不動心者乎前而俠之則集事後而佽之或無知也

題上官氏南樓記後至正甲申年五月乙未作

上官氏聚族而居餘千數百年四顧皆岡阜衍迤或蕞茅荒葦獨南為平田大陂深陂長流其崇山峻嶺在百里外者率自閩浙而綿延於大江之右近則又有怪石森布錯立登斯樓也一倚徙而盡得之嘗謂人之賢否亦可因其所好惡而知今有信讀書樓上暢其靜遠之意而探其幽賾之旨馳騖者宜日消而鄙俗者宜日遠也其李氏友蕃又為之記取而讀之何其胥惠愛胥勉

勵率如此其盛也詩曰西南其戶爰居爰處斯樓有焉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二子有焉

題疊山先生臨終遺筆

謝公赴名時過江即不粒食不知以幾日及沛縣也況舟中几席蕩兀今觀其筆力勁健其語皆平時所以激勸勉勵人者去此且百年方凜凜生氣然則君之所養可知也已

書丁仲容所贈元行之敘後

余嘗過宗人正卿忽出而笑且嘆因問他日不若是何故曰有丁君仲容者吾故人也近舟道此入閩謂聞吾子願款接而牽於同載期以歸之時昨日適至而江流漲急風且順一夕可數百里舟中咸通恐其留遂以甚恨而去吾子今日來何不昨日來也至正甲申之春閩人元行之由江寧縣典史來征商安仁東溪之上四方之俊彥集於江寧者共因其遊觀分題賦詩以為餞而仲容以文首之末語猶以曩不及過余為恨余曰世固

有生不同時而能莫逆於其心者亦何必共州里數言面哉然仲容以文學老成交時顯貴其蹤跡宜常在通都大邑而余則久衰卧疾丘壑今之相失也又特一交臂耳無乃造物者使吾二人同其恨乎所賴行之方爻服官政其於東西州車轍馬跡將無所不及則吾二人者亦將無所不相聞也敬賦二絶贅於卷之尾

來時去急約歸時及到歸時更不遲渺渺江東二千里兩家消息有行之

相知何必曾相見此意寥寥在剡溪莫道有懷因雪月
秋風隨處鷓鴣啼

題楊撫州所書東坡脈說後

右楊撫州所書東坡脈說也嘗謂俗降久矣雖巫醫百
工之事亦不競甚神而聖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工
巧者斯可矣夫脈也者氣血之幾也合陰陽之和順四
時之宜以其不病形彼之病故曰全神守氣聽於眇微
決死生期德如蓍龜又曰中虛則天毋膠於先物物自

然是謂上玄蓋醫家之所當事而亦豈可以易易能也東坡之説若恕醫之道而非厲醫之義撫州以八分名當世而爲其郡諸生曾文哲書文哲方嗜醫吾恐其因所聞而怠於事故復書其後云

題餘姚州海隄記後

余雖山澤之槁然平生見有禄位於時者而偷未嘗不忿焉其若仇亦不自知其果何故也葉君敬常判餘姚州復海隄於數十年廢壞之餘且增廣於舊易土以石

厥惟艱哉餘姚北鄙之民其免爲魚乎吾聞敬常積業於成均所習者絃歌俎豆耳一釋褐而判是州即能因民之力而成是役日短衣執摸於泥淖畚鍤之間冒風雨犯霜露於大海之濱啖蝦蟹於草菼之下使餘姚不失其所以爲州孰謂儒者拘而不通能逸而不能勞乎信州貴溪縣與弊邑接舊有沒官田租七百餘石以民間之私征而輸於州之公庾罄其成或不足往往而逃移田則荒而租自若也由是責耕於荒之鄰以輸吏歲

毋乡寡以賄益病而逃移者過半矣又責於通邑之有賦者從其賦之高下使白輸馬而其間復有能以力免者以至於今無善畫也吾嘗道過其荒甚衍迤茂草土人以牧歎且自謂苟得尹丞簿兹邑必將請于州于使而專事於荒其山流之大者陂之細者埸之而支其溉荒苟有溉則墾者不督而力溉所不及則求其坳而瀦之亢者圃之三年宜裕乎成也吾然後理其墾之廣狹而均征之又為之求輸於縣倉而免其漕運之費求額

于折收而寬其水旱之危茍有可以毫髮輕利之者無不為已不謀削於公家之經常不借費於官府之儲積比於海隄不更易易乎而未嘗有一人口及之者古今天下興利除害之事豈皆必不可為乎患人不肯為耳近林鉛山窮根株於造用僞楮者亦以寧且聞敬常已受代復留而卒役甚以其不偷乎使天下仕者皆林葉其人何廢之不舉何役之不成何獘之不革哉宜乎有顯而文者為之記矣顧復贅於言者由其素心之所樂

聞且欲以貴溪之荒有望於賢士大夫之來者也

寄詠胡道士活死人窩

道士胡君常泛扁舟豫章東湖之上而自號其所曰活死人窩殆欲究竟生死者歟吾聞此無生亦無不生此無死亦無不死謂有生死者妄也謂無生死者亦妄也是故古之人雖生而未嘗生雖死而未嘗死也然則盡求於生死之間乎曰尤妄也是皆溺於情習之痼局於形體之微滯於名言之末是則生死而已矣因賦一絶

以寄之

方生號死是何人一葉舟中獨自身看盡東湖湖上水藕花楊柳碧粼粼

題葉則善彈琴卷

余聞龍虎山善琴之士二一為葉君則善一為吳君斯許去年夏入山中則善為余作於濱洲之上使人如乘雲飛游太虛豈有毫髪塵垢為吾累哉但未知何時得聽斯許作也舊亦能數操以窮鄉下里艱得絃不彈者

二十餘年今忘矣夫間遇琴雖頹回商意尋之而不成聲自度老不能學且十指多强痛者安得時從則善攜琴徧游山前後興到即盥流泉坐盤石作之顧不足樂吾餘年乎雖然古今清勝事往往可遇而不可必徒撫卷悵然已耳

題葉則善濱洲卷後

余去年以六月偶入龍虎山葉君則善邀遊所謂濱洲者過石橋流水行灌木中得洲渚披叢篁攬蘋芷白沙

間以至葉君為燒香鼓琴煮茶酌酒首讀青城公道院記如山川出龍波濤風雨不可測又讀其題畫圖聽琴二詩自度不能和也葉君以琴和之其庶幾乎繼徧誦諸名勝詩皆奇作益不能措一辭然則松陰滿窗戶秋風颯然琴於斯觴且詠於斯吾不知果更有蓬萊方丈否也葉君又猥欲於余言余何敢也他日命其徒孫文通持此卷來追舊歡為強題如右古人有言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矣

題薛外史詩集

余讀薛外史元卿詩歎曰皆光輝盛大之氣發而為豊腴和厚之音也由其以妙年高才居京師久其有得於當時名縉紳者多既而諸公往往捐館舍而外史亦留山幾二十年作見心亭築瓊林臺且營麋湖之側以老方欲日相從徜徉清泉白石間當更有超然之興非人間煙火語者而忽以風痺亡矣悲夫其門人趙伯容鋟諸梓以行之使天下後世誦其詩而知其人然則外史

果真亡乎

跋吳氏經德堂詩卷後

吳子踵吾門而來曰先大父嘗從陸先生游歸而作經德堂日讀書堂上先生用嘉乃志遂記之邦之前聞人咸咏歌之凡若干卷小子大懼泯墜賴與子姻親也朋友之義盍有以語我余曰嗟乎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吾子有感矣吾不幸生最後不逮識而大父然於髫齔時嘗逮識而父叔容雖未解事亦意其爲賢者也今而又

清抗刻厲於學且而諸子亦皆淳篤趍向不汙信爾前人之教行於家衕者厥惟深且遠矣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户教其子孫俾克光紹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筐篚鬻其編籍或流而藝焉或背而胥焉或落而皂隷奔走焉殆有甚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傳而遂斬至於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修而未艾若爾祖之子之孫之曾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爾祖則獨以此而爾後人又

兢兢業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真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曰不然子之諉乎天者舉一而廢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髮人其不天乎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今於爾吳氏之子之孫尤信

跋吳季行青山白雲圖後

夫嗜好可以觀人若叔夜之於琴伯英之於書聶之貨

殖穀之博塞一外物不膠必皆有恬乎其情陶乎其神者也故人之言曰定其取舍其賢庸之夫固惡所逍哉往年吳公季行之子塤得畫一幅於京師以歸山木蒼潤風雲嘘薄甚不類於今者而謂高彦敬尚書作也公雅好書畫竒古物大喜之以為郭熙輩有不能以優舒之中壁日以拂玩戒他事毋我關凡鄉中之能文辭者咸請為歌詩以宣其樂金石鏗鳴至數十篇未已也嗚呼世教之卑久矣設有名能事其親者不過欲甘鮮其

口輕煖其體而親之於其子也亦鮮有外是而歡者焉此豈惟埙之善養若公者真可謂嗜好不流於俗知所恬陶其神情者矣嵛之吳氏世為儒者家至公又蓄德積學不乘時競利寬然為鄉之長者而埙又慎學惠愉無刻刻於人朝夕之事僅僅而備而親以安其不謂之父子相樂於道游懷於物者邪存不才亦嘗奉公以詩其辭近有不當公意者故復為之叙云

題葉行叔蒙訓

上饒葉君行叔以其所聞於古所見於今可慕可歎者緝為蒙訓一編凡一百五十條累數千言其用心亦勤哉他日持以示余質而不俚懇懇而不瀆或謂有可與袁氏世範並行者

題從晦字說後

余既作從晦字說已大率於義無取他日蒙請更之余素不樂更人字此獨不可以不更宜字以子亨易曰蒙亨以亨行蒙也者無思無為之時也無思無為之時則

其用也四方八面何所窒礙無所往而不達是則所謂亨也是天則也是中庸之道也由是而能充之長之雖堯舜亦不過如是矣

題余玉卿夫婦墓誌銘後

余弱冠嘗假館餘干安樂鄉之李氏時則有臨川泊竹里余生者忘其小字與句讀焉年方十三而敏秀静敦讀書數過輒成誦習字率整楷可觀余亦屢過其家設酒饌焉每念此生當有成而與處甚不久也既聞其冠

而名汝器字玉卿云至正丙戌之秋其鄉人吴㬙德潤過余𢹂一生魁然蓋玉卿冢孫也德潤為言玉卿娶同邑何氏有三子士良士英士芳皆知尚詩書而玉卿之死且十年奉議大夫倪公銘其墓八孫皆有向慕歲必得佳士而師而何氏益督厲不怠廣新其室踰於玉卿存時今何氏卒其墓也㬙實銘之余取而讀之辭嚴而不溢且有所感焉吾數别玉卿將五十年而玉卿之子孫如此其盛家事益治於前而吾之衰老無聞猶一日

也玉卿蓋少余六歲何為前乎吾而死吾句讀之又何為而讀其夫婦之墓文也且故家喬木何地無之後之人或以忿爭或以游惰或以奢僻或愚寘軟爛而蕩析離散者比比而是今余氏之子孫獨能保大其家而思欲顯揚其親趨於詩書禮樂之事者又如此其盛亦豈非有其人有其德而造物者因以陰隲之耶此殆未易以常視槩論者也

題張季昌詩文集後

季昌之文溺然而出如春山雲冷然而清如秋江水為之而不已養之而益盛亦豈有所限量哉更約之使不汎簡之使不冗嚴而豐潔而不削則雖古人之作不難到也勉之

題舒氏文質一樂堂詩并序

一樂堂者上饒舒君文質作之以奉其雙親以友愛其昆弟者也孟子曰天下有三樂吾常謂三樂有在天者有在我者有在天與我者何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

在天者也仰不愧俯不怍此在我者也得英才而教育之此固在我而亦在天仲尼大聖猶有過其門不入其室況他人乎是故君子先求其在我者而已矣今君造物既與一樂更進而至於二樂三樂孰以禦敬賦一絕以相勉云

綵衣堂下紫荊花百尺清潭見白沙更有絃歌消晝永始知三樂備君家

俟菴集卷二十六

俟菴集卷二十七

元　李存　撰

雜文

新田黄氏示兒詩後

故宋提刑謝公夫人存姑也初公軍敗走七閩夫人與子俱繫械令集慶府獄既久府主其者出而謂之曰聞若夫謝提刑死矣若縱免將安歸吾方鰥收若于中饋可乎夫人對曰俘囚非湔祓不敢以見王公況婦人苟

有適必告其屬今在獄無所於告亦宜以語其子也甚曰善歸獄即經死後十餘年而謝公始卒公言語文字甚多獨未見其有及此者豈存輩生晩後耳目臨且淺耶方將徧求公遺文使已有其言足昭於來世則已茍無將謟之名揺紳先生以表之若之何遂没没也臨川吳綬能手書其叔祖母黄氏夫人教子詩三十韻讀之情藹藹然氣凜凜然蓋夫人三十而寡古今有操行有文章雖學士大夫鮮能兼而夫人皆有之宜乎故翰林

學士吳公前奎章學士虞公賛之之詞詳且盛也今綬
又將持以走京師庶幾乎晝聞於達官貴人夫綬能如
是則存之所以為謝氏姑者亦甚乎其不敏也

題章氏族譜後

族之有譜尚矣昔人所以序其義者詳且重矣尚何言
然俗之不長厚日益甚姑舉其淺者近者言之源分派
別歷年久賤貧貴富之不齊夫貧賤富貴者勢也而昭
昭穆穆雖百世不可絶者義也古之人見義而不見勢

後之人或反是蓋垂旌列棨之間垢衣敝冠者自遠也蓽門圭竇之家蕈前擁後者自罕來也是故有不期於盈而自盈有不期於餒而自餒親遠則疏疏則離亦其勢然也故譜存則義或存譜亡則義從而亡矣何則使賤貧者而閱諸譜曰吾與其同幾世祖也其雖富貴若此庸肯塗人我乎或以告詔其子若孫貴富者而閱諸譜亦曰某與吾同幾世祖也某雖貧賤若此吾庸可塗人之乎亦或以告詔其子若孫夫如是則盈之與餒自不生

於其心自不生於其心則雖遠而不疏嗚呼義固不皆在於譜也而譜亦未必無補於義也今章君修其家譜而吾獨為此區區之言何也固不敢誣若世之人皆如吾言也亦豈可謂世之人皆不如吾言也

題李宗老所藏諸名公翰墨

宋之季清溪觀王錬師與明以能詩登尚書湯公之門人與之論詩凡往復翰墨累幅及與一時縉紳聞人交所贈詩又累幅其山中人李宗老收藏具在他日余獲

一一觀之不惟少窺先修之風致而王君之才之美又盡得於羣公稱道之餘世固有士大夫其勲名其著述昭昭乎天下捐館不旋踵而後人不能存其字澤者有焉與明蓋游乎方之外没且百年其山中之人猶能寶愛其平昔所得於人者若是亦可謂薫陶潤澤逺矣

書吳仁叔墓銘後

余聞臨川萬君廷貴好義君子人也其里人吳仁叔業醫年九十而卒有善行其子道安不能周知而廷貴能

言之由是而得孔君元用銘其墓余他日讀之而嘆曰其恤孤其犯厲而收死而猶若是其情於疾病者為何如宜乎天與之年人感其恩而冒其姓氏孔君之銘豈虛乎哉

吳氏示兒詩跋

余素慕金谿吳氏之盛其里居有曰吳塘曰吉原曰新田歲正月二日必集行長幼禮焉率不下五六百人自旦至於日昃乃畢蓋三百餘年於此矣他日謂大之子

以善將遊京師謂大示之以詩始也告之以歷履艱難之實終也戒之以俯仰進退之節其弟五人者亦各有詩胥保愛胥警勉何其藹藹然也亦豈非禮義薫陶之遠之所致也乎然則吾之所以慕夫吳者又將不止於前所云云焉而已也

代吳判院題其子權㫳誌後

嗚呼善雖爲是文也其四月已酉乃不克權㫳蒙秋九月善之京師明年爲至元已卯將以十有一月甲申遂

葬蒙而善復以八月癸丑死京師嗚呼善之文蓋悲^闕

四而哭蒙也今未再期而并善哭焉死而有知又何如而爲予悲耶徒長年於人世何為也然則善之文其骨肉者其絶筆於是歟雖曰誌其權厝而其辭備吾弗忍不之刻矣

跋忠節先生墓碣後

人言宋之亡由儒以弱固也然三百年間詩書禮樂之所漸摩一夫一婦見於窮山絶谷者如此其亦詎可少

哉其亦詎可少哉為此文者胡不假之年以黼黻當世之美斯又重可惜也

送胡伯廣遊豫章

臨川胡伯廣將遊豫章以其有親故從事府中必推情以長益其所未能維時春和相與之隙登帝子之高閣訪孺子之故宅求旌陽之遺烈泛舟東湖之上杖屨於西山南浦之間伯廣方鋭意於詩必皆有佳句紀之矧豫章大江之西之都會也縉紳先生如林其所觀感者

必甚盛他日之歸必皆足以起予者也敬賦一絶從史云

詩書不可負平生執簡齎粮豈俗情賴有東風滿楊柳一帆直送豫章城

題愛敬堂卷子後至正丁丑歲作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於余余曰愛而弗敬是褻之也敬而弗愛是憚之也褻之則不尊不尊非孝也憚之則不親不親亦非孝也今君合二義

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也乎

與太樸前帖 附楮尾

賤疾之餘目昏且倦不及親布首告情亮化金之事天地間奇偉有實而不可不傳無其實不可誣吾輩立志當闕千載尊兄索記區區遵從皆義也更幸精考郡縣之志前輩文字夫豈無傳至懇至懇

送虛室沈典歸杭辭

西風不解留人住還只解送人歸去愁絕錦江江上路

斷樵衰草遠山紅樹更著瀟瀟雨晴簾三見秋花吐獨

伴鳴琴賦佳句萬里馬蹄令不駐閶闔蕭索江山憔悴

總是思君處

俟菴集卷二十七

俟菴集卷二十八

元 李存 撰

書簡類

上陳先生書一

學生番易李存謹再拜獻書靜明尊先生座上存生三十有三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獵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為哉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乃為

大儒由是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侈然而談嚚然而居取譏於鄉里召怒於朋友而弗之省也戊申之秋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蓄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之學所事舉末屑也子之敝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為哉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

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於三於四於五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暮忘之也既而共床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辟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於人徘徊而躊躇壬子之夏始期衎登先生之門亟請一言以自後先生孫之又孫明日祝蕃適來始相識也蕃與衎反覆而丁寧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為往古聖賢答問告教之際豈嘗如此哉徒以欲

遂所請跪起揖拜慙且忿焉先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知所致力而信且喜明年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而存也細夫薄習也亦何幸與於兹焉而信有笑其愚者有譏其怪者有慮其繆自貶損將露棄於常所推從者有疑其論為拘迂而不任兹世之務者嗚呼此豈其人之過耶勢則然爾亦焉有少易其心以求其故者乎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

才紐鍵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擇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獸馬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守而猫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不捕者則皆棄之弗畜之矣然亦有千萬中無一二者馬人而失其所以為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曾獸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亦豈容私之哉存雖不才亦豈苟私於先生者哉使道而可私也則未必謂之道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之時去成周之澤未甚遠也猶且毀短於人窮之奔走雖門徒或謂之迂至昆弟不喻其意而況於今茲者乎敬惟陸子本心之學先紹於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明非鬼神無以喻其變而存何足以賛述之夫豈規規然於繩尺訓註之末以增人

昏蝕穽人陷穽者耶今先生又特立於波瀾顛倒之餘扶植於
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為不為人所不為為之人之所非不茍
非也人之所是不茍是也其推而教也譬諸草木春以萌之夏
以榮之秋以揫之冬以歸之無小無大而無所不亨者也存
雖願學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孟子有言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謂之自棄使存也而遂自棄焉則將何以逭其責於天地之
間哉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言父母生之而劬勞者也豈
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君子作而成之者也天高地下敢二心

焉惟先生終惠之干冒尊嚴下情無任皇恐之至存謹再拜

上陳先生書二

存不才獲師事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真可謂不虛生矣存之慶幸孰有過於此哉而俗中且斷斷然訕譏未已俗中之斷斷然訕譏未已者惟知較乎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襮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學也者一聽於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耳易曰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逮於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有疑心焉有慚心焉嗚呼吾心之靈本無限礙本無翳滓本無拘繫本無浪流其有不然者已私賦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於先覺而覺焉後知者必有待於先知而知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何畏之有哉他日祝次生謂存曰子能舍其邪而適於正於天地鬼神何慚於古往聖賢何慚於先祖父母何慚於子孫後裔何慚於吾君吾

民何嘶於後世學者何嘶存敬誦不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嘶者古之人其食飲起居耳目鼻口皆與我不異也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又如此何耶是故衮冕車馬有不足為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為其富也啜粥袒跣有不足為其賤且貧也鼎鉞不足為其威也死絶不足為其變也夫豈强為之哉理則然耳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絶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而學之不絶如綫者賴遺經存焉耳而經之義蕪於訓詁

近世尤盛㓜而誦習其說比讀純菴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易簡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無不可信屢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之未明信向之未篤也他日或害道或媚世累斯文有不細者然存自研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篤而至教之重何敢失墜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　者謹獻書以聞惟先生終惠之教之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與吳養浩論春秋書

比得報書喻以春秋之義良佩不鄙之盛心僕竊有疑焉若以為孔子修削未了之書則聖人決不為此以惑後世且孔子七十餘歲而沒若乃顔子之夭其不卒於事容或有之曾子傳道於夫子者也臨終之際一簀未易猶不自安況夫子修春秋正王道以為百世法也不以功掩過不以惡沒美嗚呼聖人豈得已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昧於義恬不知怪故曰詩亡然

後春秋作當詩之未亡也行之是者美之行之非者刺之葢王者之迹未熄人猶知義美刺得所故也吾嘗以為夫子筆削之際必流涕歎息不知其幾而吾子乃以為未了之書何也且愚聞之聽其事之迹者常人之見也原其事之心者聖人之明也故聖人誅心而不誅迹常人指迹而不求其心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又曰刑罰世輕世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原心之義也弒晉君者穿也而當之盾者何穿其從子弟也從子弟

而弑君豈非盾之謀耶縱非其謀亦必有慊於其心嘗於其志故敢安而為之也是則盾之弑也或曰君之不君國人皆願弑之而何其獨以盾也曰彼執國柄者也此葢盾避惡之計耳惡不可避聖人之聽明也豈不曰弑非我手亡則免惡雖非其手實其心縱非其心討賊其任也不討賊是幸之也執國柄而幸之是則首惡者也弑鄭公者宋而當之歸生者何欲弑君而謀之我我殺之義也縱力不能殺奔告於君而殺之亦義也告於君

則不成弑不告於君則成弑弑之權豈不在我也哉雍姬一婦人耳猶能權父與夫之重輕况國之卿大夫乎許世子弑其君亦豈成弑哉而聖人當之不恕葢有弑之道焉不嘗藥於途之人猶不可而况於君父乎是不嚴其君不愛其父而後嘗之藥也不嚴其君不愛其父而加之惡其誰曰不然宋督亢殺孔父而弑閔公君子以為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故書曰弑其君及其大夫此皆春秋之微旨也故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

有首惡之名為人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則必有弒父之名春秋原心定罪生於其心害於其事所以明為人臣為人子之大義所以明為人臣為人子之大分垂教戒於無窮也為人臣而不忠為人子而不孝稍起于意慮之微則蒙世顯戮矣此所謂天討有罪者也後人讀者但當據經而精其褒貶不當任智而過為之紛紛也且聖人之褒貶天下之達道古今之通義達其道通其義無所疑也無不識也苟聖人以私意而為之則亦何懼

于當世何法於後來哉

上李明通先生書

士固有鬱出於千載之下而其志行乃或慨然於千載之上之為者何哉豈非以其氣類之所感續自然之理耶然而賢者則或之許而不肖者至相聚而譏非之而求其許之者於譏非之中百千不一得也存生二十有八年矣其行已其文辭雖不敢自負於先達要亦未後於紛紛紜紜者流舉天下之富貴貧賤上而公卿大夫

下而奔走寒餓以至顛委溝壑一無所於動而堯舜湯文周孔之道經之為天地華之為三辰流之為江河未嘗不欣焉慕之貿貿焉而望之夫其志行如此而鄉邦之老僅在三二百里閭學博而聞多不之歸而弗恥惡在其為志行也然而自炫以求乎人之知宜見絕於有道之士而思之再至則又以為未盡然夫奥隘之室户牖不啟則日月之光弗屑終亦宜焉而已矣存之固陋奥隘之室也先生日月也餘光豈惜於存者哉謹獻嘗

所著雜文十篇存之志行往往而在辱一許而振之俾無惑於譏非者之口是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與友人書

古今天下有志於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為標的有志於事業者孰不以伊周為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為伊周之事業者然孔門之學則拳拳在於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已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任故

其克享天心者在於有一德也又有若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嘗動威以彰其功此豈小才小智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爲蠱之初六幹父之蠱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爲吏道之弊潰而斁政思四海九州之廣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眞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於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爲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君相

之盛心而以伊周孔孟自矜式哉使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則自為申韓可也自為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為進取之資耳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為二矣亦豈慥慥乎君子言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吏而以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吏固有吏之弊而儒亦有儒之偽者矣若以孔門之學專在於言語之間

則何以有予欲無言之説專在於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為見正學不明人心昏蔽無所歸命異端塞途邪説蜂起而已又不得其位以行其志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垂之萬世皆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衰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而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辨之譏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嗚呼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

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若孝友睦婣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後其末既得其本則於其末也若目之有綱衣之有領振而齊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政將所以臨民涖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績其文者文此事也初不相悖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次序耳今若不務其本而

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平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於後世天下者也況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詐偽多端奸詭百出徇私而不徇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於斯世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神於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為羣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禄保位而已强者為矯為亢為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為納履為掛冠而已耳若然者

將以求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喪志其故在於學非其所用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仕也姑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於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慼慼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於正則其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爲患者哉嗚呼其表直者其影直其

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虚負光陰虚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為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瀾混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疎他日為有司所取為朝廷所宜用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為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於古而不肯自甘於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

安耳試請於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於當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於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於姿稟之厚行之於轇轕之間恢恢乎有餘力者矣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

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於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不為吾黨有志者告耳

與吳順翁甲午季夏書

再拜申記稟違莫不幾廿年兹遇明善於臨川之沐塘首詢為况甚適盜賊雖縱横如此而故家喬木倡義捍禦文物禮樂無恙如昔為之欣喜者累日區區老拙陷在巢窟幾死者數四復以疾病饑饉殆無孑遺比來方

得脫身就舍於仙郡大山之間雖旦夕得以安坐奠枕而空囊懸磬殊狼狽耳不肖平生謬作近方收拾又復一空先公行狀幸賜抄示不宣

與程自觀

春初匆匆別去以為伯儀乃祖抱疾僕且道病每念之殊不滿也繼聞開講家山況候宜適用以欣愜時萬來敬審不殊所聞益慰沃也區區自去秋病餘畏寒暑如虎雖市邑半年間纔兩出耳何時簪盍以究欲言伏楮

馳情不宣

復張仲舉

久不承動靜政馳仰中陳則虛歸自京師伏領教翰敬審遠況安適用以自慰士君子負高才遭盛時位在史館秉天下後世褒貶之筆明道達義當如是也來教中諭及胡氏書即以及之渠回言當如尊命在則虛行時附納也區區衰老為學雖粗知鄉方而力量薄弱不能成章無足為知己道者向嘗以平生謬文求去取可否

於左右猥蒙允許但素

復李孟圭

自曩年別後雖鈌於書問而北來者亦未嘗不詢遠况之適此者重承手筆深佩記存且辱巾羅之惠顧何以得此於左右令弟共學今三載有室析爨猶僕僕百里兀兀窮年亦多見其有志而此則初無啟迪之實甚以為愧也相望萬里晤語無由千萬自愛自勉以需光寵不宣

與陳則虛

日者大齋盛事區區畧不能效驅策甚以為愧乃蒙分供及此村塢感佩何言且審報齋甚嚴足見禮敬之實聞已開素每願借榻一宵傾倒平昔兼此十年契闊歳莫叢脞竟爾未能徹殽薄酒少寓寸誠干冒清高尚需晤首不宣

與薛玄卿

彭起南之便嘗奉狀想必徹比仲元答柬中又領雅意

一則業已成文大概如窮人還債移東補西聚聚合合甚艱難也二則元獻生於沙河恐所傳欠稽考適足招物議爾兼吾輩妄作譏笑所歸今謾寫去恐不可用看過覆瓿糊壁乃其宜也起南索老老堂銘就附左右轉與之清寧齋亦有數語分而言之清寧却在天地合而言之清寧却在自己子苟不信有如溪水并發一笑不宣

自雲車宿留淛東西名山水間顧此塵垢隔絕遠甚無

由一奉起居比審已回仙隱燕處清寧眺望瓊林益可想而不可即矣世俗況僕之語何足以聞區區衰老無似近復於居旁營數椽為終焉之計時有朋友過從以自遣舍此無足為左右道者新作必多還可示教一二以警昏惰至望至望清晤未由臨楮拳拳不宣

答吳謂大

頓首再拜奉狀謂大翰學尊契兄閤下郎君六人僕及識其三皆亹亹氣趣不凡人之言曰有是父蓋生是子孰

謂僕與公未嘗承顏接辭哉辱書稱道過情慚悚無地春中賤跡偶道過洙塘駱匠能言幼郎變故不勝驚嘆信筆一詩悲之政擬修書申慰因循未能墓銘下逮益重悽惻輒去數語第恐不足以不朽之也并惟父子天性所鍾傷悼不已公亦六十翁矣禮有節文情有抑制况孫在膝下長而教之雖死猶不死也相去差遠無由面禱奚期又不能助執紼萬告亮恕不宣

答吳亦蘭

亦蘭學士尊右甲申之春公有哭子之戚嘗修書申慰并謝不敏邇後日汨塵下非惟不能走謁賓墀一箋承起居者亦復缺然如鄉往何自任相過首詢尊履已用慰浣又拜好墨何喜如之暮年多故誠不可堪君子大觀當有以自遣也區區春前二日忽感脏胃之證床榻屋宇皆若旋轉調治月餘方得少安因過舊廬路滑僵仆遂於左手脫骨傷筋殆非偶然惟有甘之如飴耳郎君反壤有期文辭下誘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發一笑以

慰其幽乃翁事也何以徵蕪穢之言於鄙賤之口强承嚴命第恐不足以為之輕重徒負盛意耳嗣狀有涯不敢縷縷雲山蒼然百里而近老病日侵惟勤瞻企茵鼎几杖尚惟自愛不宣

答危霞邊書

某江東之鄙人不齒於鄉黨蓋初無所長執事過聽輕信汎愛遠賜教墨稱許過情非所敢當徒泚其顙處晦之扁出於名縉紳記其本末亦必合請之當世尊顯而

諉之肖人無乃計之左也兩年之間不敢下筆而吳生督促不已自揆既不能力辭於其始因循至此時更無以塞白藉手是大得罪也不免綴葺其淺陋蕪穢之辭少謝盛意過目之餘覆瓿可也良晤未涯臨楮惓惓不宣

復陳永仲

惟是前秋祠下之行不及再謁賓墀者實以昏黑而主從扣門殊可愧也有孤好客之盛心迨今慚悚外甥往

來時詢履用勝裕合堂均慶用以自慰久旱得雨想同此喜也區區春半僵仆傷手今六閱月而酸痛軟弱如初殆亦血氣衰憊使然外此無足為知已道者中昨特蒙賜翰仰見古道緣之所在雖造物者不能以違異必待得其肯綮而後游刃焉此世俗固必之見也達人君子宜不其然且交游之誼亦豈後親戚之學縱不偶於此時又安知其不偶於他日也一猶不及修復者蓋欲俟其天之自定耳稽遲之罪萬告尊恕二令弟不及枚

致起居總干尊照不宣

慰李克賢

比者不意令兄都巡寀公竟以微疾遂爾長往可勝痛切疇昔辱愛於先公見其頭角嶄然將謂足有負荷中間抱疾之時亦嘗少効驅策日冀其安何乃遽至於此屬纊之際非不知聞老病日生兼以春初僮仆傷手今四更醫用藥且六閱月矣而酸楚軟弱如故兹聞埋玉有期禮合執紼坐此奔走不前堇首不敏尚惟高明特

賜寛恕又聞卜宅在令祖母太夫人佳城之側與先公相公先堂夫人所藏皆不相遠松楸相望必可以安妥先人力疾布此不勝哀痛令姪呱呱教育而長大之此人克賢之責也仰恃平素不覺僭越總干宗照不宣

慰李仲庸

不意慶門禍故丈丈翰學偶以微恙遂棄孝養顧此末交雖嘗與於扶持之後而識見卑不能有瘳慚悼兩深何時而已竊惟賢昆仲純孝由衷罹此大故痛毒奈何

又惟丈丈克保先世之業無所隳缺男室女家皆已及時諸孫詵詵夫復何憾令聞窀穸有期禮當少効驅策并助執紼屬以去秋一病之餘筋力索然奔走不前甚孤平昔謹此以首不敏伏惟孝慈為白丿筵特賜恕察下情不勝凄斷不宣

與蔡庭美

稟違蓋十餘年矣雲泥之勢異絶不相知聞或謂從人更在渡海或謂已歸宣城者皆不得其的徒重繾綣爾

危太樸忽示手墨敬審憲慕善還家山暫駐侍奉尊福不勝欣喜區區老病日從事農圃無足為知己道欖香之惠何以克當佳客勝友時出而共之所以廣故人之貺也末由一簪盍千萬自愛以迓續光寵不宣

復何君壽

不惟不晤語不交書亦期月矣相去無百里而疎闊若是良可歎也允升來辱手畢敬審履況之詳用以慰浣家塾不離方策甚喜甚喜吾黨閒既不得時時相覿而

善宜各勉勵不宣

與站提領

一向不及修謁霜寒每審官況清佳用以自慰日外過蒙嘉魚之惠禮岀倒置何以克當歲事云莫無以表芹薄物専人馳獻幸賜笑納開正専容走慶以謝不宣

復姜尚敏

稍久不相聞伯襄來得手翰審從師為學不替有加何喜如之惠示佳賦讀之再四不釋手如此優贍之才充

而廣之何所不達借越一二語見抄本後末間千萬自勉以卒賢業不宣

與柴婿用賓

近人回嘗草草修復其言想蒙采取年來百事艱難吾曹竊不可有毫髮妄念凡百循常為是秋氣日清侍奉之餘敎學相長有足樂者早稻收成晚稻皆實雜種亦往往有之有司無横政家下無疾病更欲何求娛親讀書教子而已矣羅老來言貴體皆全無事將息勝常是

皆可喜者早晚撥置相過一番亦好未必若是多事絶不可動脚也侍旁多多致意不宣

通宗師書

其不奉書雖久而南北行者無虛月故每於諸人晤言之際稔承尊候之康且裕親戚趙文度去秋歸自京師新春相過能言之童顔鶴髮精神照人平生於畫圖中所見殆不是過用以深自慰也比者不意高弟毛舒薛三真人相繼仙游長才盛德皆冠裳中千一之選孰不

為之嘆惜大宗師高識遠度徹諸幻妄固未必深芥蔕者然失此疏附於朝夕況傳芳繼武寧不盡然於中乎瞻望萬里無由躬致慰誠謹此以首不敏伏惟道慈特

賜恕鑒

復王用亨

去冬山胡之歸伏領遠帖且承青錦之惠顧何以得此於左右元與山胡約去時當附書申謝及其行覺甚速不及知聞以故墮在臯緩賴久要不督過也鄉閭自春

及夏風雨無虚日江漲地濕深為堂上憂幸此際已晴而壽康如昨皆萬里孝誠所致且推恩將下此又出於平日積善之餘也鄉黨之末其何喜之如此者不審履用何似每用懐系伯衡官况想佳去時嘗以舍姪目疾累其同舟惕惕不安而瓚玉行時附一書相累却是與之丁寧無所覬望而後敢發吾輩中多能責人不是不免深相惱為可愧耳聞吾幼理近來進德勤業可喜之甚可謂能自拔自勉者矣想亦時時到上宫語次幸致

下意晤語未涯臨書惘惘餘惟保圖不宣

通宗師吳開閑

秋清伊邇河漢遠不可親徒重瞻望前昨一書附崇文不知曾上徹玄覽否也比者法候何似瀛州風日所不到吐納之餘佳句必時有也恨不得即傳誦以洗此塵垢也區區之學雖粗知端緒而惰弱以老不成章無足為大宗師道玆因親戚湯仲貽之便謹承動靜謬文數首抄呈求教雖辭旨膚淺不足以塵書几亦聊見其志

之所在耳仲貽為東澗諸從孫文獻之餘頗能自立良為可尚令以謁銓走京師豈可不拜達尊於床下非有毫髮出分之望辱與其進特以先世鄉黨之故而於縉紳晤語之次賜一品題之重則感戴萬萬矣大宗師桃李寒素徧天下亮不靳也故敢介之以前干冒清崇恐悚之至不備

復太樸危檢討

去秋承潤陂所惠書從審驛道光華宦況宜裕隨即修

復付士則昆仲尋便呈謝却不知徹省覽否也不審何時回及都下在局想能承事長官編述有緒褒貶有道士君子負卓犖之才遭盛明之世既登仕版其崇卑則有命其効用則有方隨分觀察亦不可虛度區區相別以來衰老日駸顧為學雖粗知端緒而汩没應酬之中無剛決之力無純一之功為可愧耳舍姪玉振侍其舅氏來京師首畀伏謁行幕以聽警教不識能時來親炙否乎不肖數篇謬文甚欲求去取於仲舉蓋平生深相

知者而未嘗留槀近方收拾得六七理合繕冩以呈老
來昏倦未能或舊有在左右抄録册子上者且據見在
求教可否批示其目在後有子弟中能書者續當抄去
別後文字也

俟菴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俟菴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熊夢祖

欽定四庫全書

俟菴集卷二十九

元　李存　撰

書簡類

復通宗師吴閑閑

春夏凡兩拜書想皆上徹秋已及半尊候若何山川萬里實深馳仰兹特平昔輙有稟悃大宗師身在京國近日月之光者踰五十年朝廷之尊崇錫賚教門之榮盛父母兄弟子姪之光顯縉紳士夫文辭之襃美髙碑大

碣照耀山谷長篇短歌布滿海内者無不有矣矧大宗師量踰江海從諫如流敬君愛親提拔林谷寒微之士不遺餘力視貨賄如土芥天下所共聞也獨於耆耄未聞請鑑湖返故栖者何哉豈不曰教門之重難以輕畀古今天下之士因其時隨其人而已耳若欲盡如已志人人豈皆百歲哉茍有百歲所遭之境逆順必不齊也亦何必以有限之身心而為無窮之憂慮哉知足不辱老子之言古之君子有舉譽者而後世實稱美之葢但

欲得其人耳或恩或怨於我何有大學曰之其所好惡而辟焉言不得其心之正也大宗師舉錯進退當上師古聖賢下為天下後世衣褐之則豈必較區區得失勝負於一室之内一時之頃哉歲晚末路最要力量平生心事於此乎見他日修本朝國史方外之傳丘馬以後便及開府大宗師本教事業讜言正論典刑翰墨必合牽聯得書豈不榮哉苟或毫髪指議則為自負平生甚矣古人似不必多道私意牢固者往往以不達時宜為

解竊以今丞相托克托公言之得堯舜之君如彼其專秉天下之事如彼其重其年齒如彼其盛而一旦毅然謝退萬世當以賢宰相稱之彼生於朔北者而猶若是吾人以詩書為事又且游方之外胡為獨不然哉區區下邑之賤士顧不足齒於鄉里其於四方何所知聞其於尊顯何敢輕議獨以辱誤知者四十餘年不有一言片語以助聰明之萬一則於平昔安所取哉曾子易簀之善蓋得於執燭之童子以大宗師純誠之德去曾子固

不遠此雖卑陋亦豈敢盡後於童子哉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惟大宗師益充江海之量以義制事一辭而退使玄風之高比於雲漢玄風之重過於山獄則天下冠褐幸甚幸甚干冒清崇恐悚之至匆匆不備

慰春谷老人

相別甚久可勝馳仰昨審上方變故回祿及之每欲躬造以盡慰誠顧此塵垢汩没日復一日遂爾因循甚是慚悚中間立志遠傳道雅命來索疏語率然綴緝不識

能合意雅可以拈出四方有少資助否萬形有斃亦定數也只宜以幻妄自照未免瓶建從新勞心勞力者不一而足耳輒此以代面陳伏惟高明特賜恕察清衆不及一一總干慈照不宣

慰逢自牧

比者不意次郎君高士偶以微疾奄然仙化一節收獲無人往來一溪之隔遂若千里日因家弟自方山回方有知聞不勝悲愴前昨便道偶及門牆蓋長郎君曾有

訖悅之喜不及舉哀因循失禮何能自文竊惟次郎君
血氣消耗自去春夏實甚憂之嘗痛勉其且拋書息念
加意調攝以圖完復奈言輕不足取信遽此變故實可傷
悼敬惟賢夫婦養育至情其何以堪修短蓋有定數千
萬寬抑以理自遣勿過戚戚不及面致區區謹此以首
萬一伏惟眷慈特賜寬恕不宣

慰余仲元

日辱手帖修復甚草草亮不督過季衍俊茂而止於是

甚可惜耳其才足用而德亦甚良左右又失一疏附奈何奈何下痢而談語以手自循衣領忽不語皆非佳證殆亦命遺也區區衰老弗克相與扶持又不能面致慰言今聞出殯又不能助執紼皆可愧者幸照恕其不逮諸需晤首不宣

與蔡敬所及鍾伯儀

春初相別後一向無從知動履每以為念時萬來首詢令祖壽康不勝其喜且審二潭弟尊幼皆萬福益足慰

浣二君子既有室家盡心幹蠱是即學也以其餘力親師求友庶不偏廢耳穫畢新涼能一相過否乎因便布此惟自勉不宣

復吳尊光

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過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跂望之何以杳然方比疑慕忽承手畢敬審初寒履用勝裕用以自慰吾曹隨時守分簞瓢陋巷自有其例吾兄優為之區區之見自覺益親切但汩沒於應酬耳

甚不逮聚辨闊踈如許深自恐鈌記文愚見所到具別楮謬語徒汗玉楮拜領厚餉皇汗而已紙尾所喻謹在下懐不可以為定擬有機即合可也匆匆修復不宣

尚敏來復辱教翰敬審春氣向和履用曼福慰浣以之清溽無音耗但聞李載翁之子在廣西有家書云本官以帥府委出各郡催粮審如是則官况已安適矣區區新年感頭眩之證畏出且飲日前畧過碣石即歸矣車從旦晚過洪都千萬賜顧以請謦欬不宣

慰艾孟質

不意慶門變故丈丈學士偶以微疾遽棄娛養敬惟慈孝由衷哀痛奈何去冬曾過仙里荷丈丈款留論及調攝亦嘗僭越供方何擬至此實深傷悼不能已矣義合匍匐往弔偶於近日過舊居路滑有失遂於左手肐骨傷筋老來氣血衰憊未能卒愈坐此失禮慚負幽明萬罪萬罪伏惟孝慈特賜恕亮賢昆仲不及一一奉狀總干台照不宣

慰君德

不意尊師玄卿真人偶疾偏末遂以不起聞訃不勝凄楚追念客夏初感之際與在藥餌調護之末日望其可何擬至此敬惟玄卿真人高風雅度聞於中朝縉紳之間長歌大篇膾炙於海内士大夫之口酒鑪茶竈來四方之賓客者皆非一日矣使者而艾更從容乎人間世數十年良不為多竊想授受之義何以克堪所幸造詣高明洞燭幻妄無所芥蔕其托交非薄老病不能匍匐

有負幽冥且審冠劍將藏謹此以首不敏尚賴告白几

筵特賜寬恕曠谷眞人幻菴南陽龔常諸位眞人不及

一一專書申慰總干道照不宣

與教諭王彥良

新年未能致道長之慶者蓋以前月初四忽得頭目旋

運之證每勞常作倒仆之勢藉尊庇服藥皆向安昨日

荷士則昆仲相過不免快意中過飲數杯似有再作之

意大槩疑是痰飲使然由是失禮於左右已深慚悚茲

承公牒闕該為上丁釋奠在即義合隨班觀禮坐此不能前也仰負盛意恐仄無地謹復將命悉需良晤首謝不宣

與劉彥基

未能躬造山棲以謝枉顧之辱竊聞行李將赴秦淮又不能走餞慚悚之至皆以新年忽感眩疾故也幸照恕清江紙四百番聊奉翰墨之餘沿途千萬自愛領袖名山惟大公至正以光玄學幸甚不宣

復姜士明

久缺晤語每用馳情比者郎君相顧敬審履用萬福復承手墨春風向和君子順時燕室實深慰浣甚欲一造楚塘新遷前月忽得痰眩之証應酬稍多飲食失節則即有舉發之意兼積雨東風迯滌皆所畏者坐是未能動脚耳郎君趍向甚佳顧此貧賤之夫且老退未能有所長助也未間徒用拳拳不宣

又復危太樸書

夏中丞三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喜審用力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傳文甚感介念劉仲嚴未曾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習薄年已無閒自視其中無足齒於人者比蒙不鄙遠賜臨顧已深敬嘿荐蒙惠帖猶見高誼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否乎非精誠不能辨非

强力不能行何時罄盡以究欲言孝女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考及葛祐為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静仲儼未識面不奉書會間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宣

答吴君錫

某生髮未燥時已聞有縉紳之家在比郡佳山水之會而詩書禮樂之習少長揖讓之風蓋自昔矣既而又聞從大父在故宋末與先世有場屋之好夫如是誼固在

通家之好甚願一望門牆而汨沒塵土齒豁髮白卒莫之遂去歲夏中忽一客頎而清揚過獘廬者揖而問之乃郎君之季一見若舊與處從審養高幽勝尊候萬福其何嘉如之惜此鄙淺無以相啟徒負其犯暑遠來之勤政深愧悚而雲翰飛墜詞氣謙降錢塘之名筆吳興之妙墨襍然而偕自惟窮鄉下邑之蹤孤陋寡聞之輩其與識不及於門著其姓名不齒於州里獨何以拜貺於先生長者如此其盛哉偶以俗冗不及隨時修復惶

恐之深諒高明必不督過簡文字説荒拙可愧過目之餘覆瓿可也

與吴簡文 至正甲午閏三月避冦臨川大山作

曩歳嘗造門牆辱禮遇甚盛其後先大夫捐館相去差遠無由知聞失禮殊甚徒愧感不已别後盜賊昌熾將謂前代詩禮修積深厚故家喬木必皆無恙朅來臨川大山之間首與名族明善會詢知繞池華構一旦灰燼不勝慨嘆區區鄉里遂為冦藪頑忍且三年不去者一

以平昔與人無恩怨或者可以相忘二以老病連年誠恐死於道路只得風飡雨宿草根木皮甘之如飴矣不圖近者暴横愈甚里之死亡十葢八九故為此來甚非得已而赤手空囊艱糴擇楮遂致大窘雖欲返吾廬羊不可得已仰恃平昔輒私布之草草干照亮不宣

與張玉文 至正甲午寓臨川大山書

曩歲嘗解后於桂氏之館承顔接辭如春之温別後跧伏無聊之蹤自然與用世之雋濟時之英動為參商繼

見之難勢則然耳盜賊猖縱胡於此時遲莫遭之殆自
笑其殘喘何為也竊聞首倡高義得卒伍心鄉閭安堵
復散其所積以贍困乏雖古之能軍不是過也動勞昭
著爵賞頒賚公私之論其誰曰不宜久欲一修賀牘困
頓於憂危之中隔絕於往來之便坐是失禮慚愧何言
區區頑忍棲遲澈廬且三年矣近則暴横益甚凜乎不
安只得挈累暫寄臨川大山之間赤手空囊艱羅擇楮
遂以大窘敬惟閣下不唯一鄉之所倚賴斯文之重實

有望焉兵為危事夫子所慎臨之以威係之以恩戒勵不怠訓練不弛毋恃敵之不我攻當恃其不可攻也瞻望壁壘不能飛越無任拳拳不宣

與危太樸

肅拜具記太樸編修尊契兄去年凡兩奉書其一托王用亨轉附天師菴中其二王伯衡便想皆無浮沈吾曹雖在窮山絶谷間深知仕宦之難也苟要慕古如平日所聞未免取迕致禍苟但隨人徇俗則失已負所學故

必有時中之道耳所以書未免忉怛瀆聽也新春氷泮官況必佳區區傷手至今未能復常殆廢不用矣舍此無足為知已道者祝潯州一向杳然無音所傳不一老拙有詩數首就此抄呈近作數篇同到鑑其可否茲因張孟循便謹布此末間千萬自愛自勉不宣

答危太樸

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滎授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隆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在我者可不盡心與

之為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夏楚動用聲色以取乖戾亦恐非宜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於口耳之末何益於朝廷哉勸勉得幾個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衰槁之人而每於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謾進此說不審左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

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人要不失巳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樸實莫改草漿寒酸粗衣糲飯莫妄攀附莫強追陪徒自取煩惱增逋負縱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其間致曲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負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斷斷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索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絃已定想只求清白韋布之家庶婦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不可越分恃愛巳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想

不責怒謬文數首録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末間千萬自愛不宣

通張仲舉

舍姪歸自京師備道動履之適且萬里一身復感疫痢仰拜扶持之德臨歸人辱贈言之教同一感戴王伯衡歸共審史事畢功聖恩陞擢近居玉堂風日不到之地例用賛慶顧此衰朽株守山谷相望萬里無由面致頌言徒有傾企而已向承賜翰中及士則書事即以來緘

示之渠云俟則虛行時當拜納也但近者其尊人宦歹之後即赴徽學不及相別未知能踐前言否也頼士恭早晚必來彼亦聞渠前說必不食也向來欲渠眼為去取區區平日數篇謬文以無寫手不能畫錄太樸處有數篇今再附去續藁相會千萬商榷或有可以存示後人者留數篇不然盡以覆瓿可也未間千萬為斯文自重自勉不宣

又與張仲舉

某頓首再拜仲舉編修尊兄閣下久不奉書良深瞻仰
中間竊聞使騎暫出錢塘刋書度必有期程不久即還
朝也山居深僻不逢良便無由承動静耳春深氣和官
況必佳裕玉堂風日所不到士君子抱經濟之心黼黻
太平學與禄位宜俱進矣區區年邁而德不修徒朽林
下無足為久要平生道者兹因張率孟循之便輒布此
奉起居孟循以草莱之跡妄游京國進退之節學問之
際皆賴豈弟有以教誘而奬借之末間萬告為時自重

不宣

通虞學士

比胡士則便嘗草草拜狀且以鄙文上塵書几僭易方
比自咎其歸也乃蒙高製過許之辭非所敢當警策之
意實深感服士恭來又辱齒及禮合躬望履舄少申萬
一之謝屬以春中僵仆傷手骨脫筋縱今八閱月四更
醫而酸楚軟弱如故飲食衣服動必資人甚無憀也坐
是奔走不前慚悚之至茲因清溪道士程希浩自觀華

蓋之便謹承興居且首不敏伏惟尊慈特賜恕察區區之年踰六望七比築一居於竹莊之上去家一里而近扁之曰俟菴蓋取居易俟命之意也賦詩三章別楮抄呈其味況蓋如此耳自觀謹愿人也嘗延致敝齋以啟幼頑趍向甚不卑下敢乞予進少教誘之參奉末由萬萬鼎茵自厚以壽斯文不備

與閔仲魯

肅拜具記仲魯擇善尊畏友兄久不奉書良深馳仰歲

裏得元易數字云尊凡有書荷蒙齒及何以克當每有秦淮來者多言尊凡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藹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又有不足之歎吾曹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耳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析而為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衮衮以過日甚無謂也去春僮仆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為知已道耳最是西昂大非前日彌遠來遠蕃遠內人及長媳皆相繼變故蕃遠又困於烟瘴久無消息殊可念也不肖有夢之懷之二

詩因録去過目想同此情耳記得去年曾奉拙字尊兄郡庠既無職責而又有子弟可以應門具一舟遡流來顧省生死一番亦一好事不審雅意然否未間千萬自愛不宣

與弋陽監縣

廿四再專人并奉書到董店攀屈則車騎已東上矣不勝馳鄉之情竊想錦還侍奉昦福合堂均慶迺蒙不鄙賜以台翰并致佳殽祇受慚悚不可言也十月之別千

里而歸以賤疾之故畧不能獻一茶其為缺禮未有如此之甚者相度雖不加譴如此自愧何輒有薄物聊首不敏時寒晤對未涯萬萬茵鼎自厚以迓續光寵不宣

又與危太樸

比作一書申賀托王用亨尋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否絃歌乃在辟廱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觀之善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此其兆矣但信於古道者必不合於時宜近於時宜者必或遠

於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意否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裏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惟有一个至誠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患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胄學樂教是三代盛事然頗闕亦甚難處既居其位不可不精思熟慮庶幾求

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用心難與他人言也區區老退交游中用世日顲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覼縷耳幸恕其僭平生數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鄙倍者留示子孫輩况吾太樸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輿論者幸示其目庶憑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仲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藁或有所收者并幸抄示晤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與薛玄卿

比嘗修謁無所効勞猥蒙延遇臨别筐篚之將旅瑣之需顧何以得此於左右慚悚而已仲元歸又領手帖敬審尊恙雖未復常亦無加進為之喜躍况雲烟滿幅龍虵變化復示教高吟益用賛愜達人知命順天能自排遣彼二豎者將焉所騁區區雖鄙庸於此所見頗為不謬復有八字為公獻幸賜聽納順氣壯脾驅風養血千萬不必求速已也氣順則疾自不生脾壯則飲食自美二便宣行以時精神自暢驅風則客邪以漸而散養血

則不致偏枯此八字者雖使古人復生亦不以為非僕自信得及故敢為左右言也續聞用朱元善針此公之針得傳當有小快舒真人壙記亦發在崇文方丈雖掛一漏萬自當有大書特書者耳地遠不及時致安問萬告恕察不宣

與王用亨

久不承動靜駞系以之尊公貴恙雖未全復近可以扶掖出坐堂上及明樓下此獨可為萬里賀他無足云云

者比不意嘯碧真人來復法師相繼化去道義之門雖無死生之累然愛敬之情不能不為之傷悼也禮合修書申慰大宗師真人亦以夏秋多疾精神索然從事藥裹以終日殊後時也仲舉編修必時得晤言家姪去時嘗奉片柬令不復作無謂之字千萬致此意也伯行以何日到都舍姪以日昔附舟尾甚是愧悔不畨日一行曾有牽聯相累者否伯衡以何日赴上此萬里之初步少飲酒當如往聖入太廟每事問則悔吝寡矣僭越幸

恕儒書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庶不孤矣更不專狀升

沈勢異簪盍未涯伏楮惓惓不宣

與玉振姪

相别容易秋亦半矣不審所患目疾若何舟中一衆曾

有相累者否老叔甚不自安也中間頗聞暫留弋陽舟

不相待得非諸公以是故不相安樂耶此亦人情之常

老叔甚不自安也在何處及侍令舅以何日到都在何

處安下所幹有無緒皆願聞之家舍鄉里別無他事但

早稻遇旱裨補過不及約半收耳晚稻得雨却好可以無饑鸖田長幼皆如常張坊竹庄亦然到杭曾見危先生否張編修先生時親否老叔今夏甚多病右耳目幾於聾眇亦氣血時節當如此也閘河橋卲南二叔此際必在都下千萬為致意二舅更不専狀可道上覆不宣

與吴宗師

比承寄示佳章典雅精緻捧誦敬嘆甚欲奉和終不敢以土鼓瓦缶之音妄續關雎之亂也亮不揣過高弟嘯

碧眞人乘驛而化適在名山雖出世之學來往脩然而授受之緒先後之勤寧不為之一傷懷乎瞻望萬里彖奉末由哀慰此心仰祈照察不備

與逢復亨

不知音問者今又一月餘矣僕曹兩歸自市皆言及見賢父子想只為聽對畝事耳不審此際辨明若何亦曾有折衷之言者否田土戶婚非和不了與其費而爭不若費而買此鄉黨之同論也秋燥如此蕎麥亦不可擬

然滿城風雨蓋亦近矣薄酒侑緘為合堂尊幼福履之問幸一笑置之侍次多多上覆不宣

與饒亦雲

前秋便道伏謁尊俎以歟之筐篚以將之豈惟慰浣其積年之傾渴而已也别來容易再期愧感之悰未始少置中間竊聞頗有橫逆相望百里實深馳系君子所履其旋元吉何喜如之春氣日和動靜宜裕有不暇言區區老來竒蹇一孫五歲而夭其况蓋如此也它無足為

長者道次兒某不自量其駑鈍妄意舉業且予白與其進廣東南之美盛德君子事也顧感刻當何如瞻奉末由萬告眠食自厚不宣

與楊閩翁

曩承尊顧未遑修謝客冬又拜教翰慚悚不可言開春本謀納謁偶感頭目眩運之証遂藉尊庇雖已向安或應酬稍多或飲酒稍過時或微見其端兼以積雨東風途潦皆所畏者坐此食言停雲泛雪之義胥失之矣惟

執事亮之執事以高才博學者而成書而謙損過情乃復下教璆琳琅玕羅列几案顧不自揣量輒以膚淺之學俄頃之際窺觀妄度多見其不知量也執事略不加責開曉告喻屢見疊出心則甚盛雖古之君子何以加諸鋭謀一謝少盡區區而行止非人所能乃如此者苟執事不以其愚而卒教之幸惠示其副使得潛心紬繹倘有一得别當布稟否則敬俟錦還之日振此衰憊以請緒餘庶為盡忠於左右也戒途尚在何日不能攀餞

伏楮無任拳拳不宣

賀陳則虛建醮

茲審大開醮事弘濟幽途不惟宮門之盛觀窮鄉下邑之鮮見者顧此深山野人筋力視聽衰憊久矣不能少効驅策之萬一慚悚何言草木之實隨其所有而獻之伏惟高明特賜笑留不宣

謝縣尉

比承枉駕田舍村塢中略不能為車騎少淹慚悚不可

言既望專去修謝暇亡益重不敏雪寒履用佳否懷仰以之顧此歲宴四壁之家無以將意溲雞薄酒聊表此誠伏惟台慈特賜麾置餘容開春晤慶以既不宣

答李耐軒

比者修慶門牆重蒙與潔繼承令婿相過容齋不能款奉良用慚恧日昨暫還田舍首拔教墨且有腆貺為次令孫春初診視之謝一時恐悚無地疾病相扶持古之道也況宗黨乎使其有效猶不當有所取受況其淺率

窺度不中天淵之殊如氷炭之異乎此乃講報是愧我也業已祗領有難卷錦徙負芒刺於無窮耳兒輩修復不謹輒此少見區區尚容晤盡不宣

答楊顯民

比承仙邑萬兄偕清溪觀張道士相過遞示手帖以去亟不及隨時裁謝政此愧悚復沐珍翰敬審佳裕良慰馳系近者直清相會之際備詢進學綿密不勝賛歎思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復賦遠游益用欣忭士君子之出

處非一已而已也伯友餞語甚佳俾僕序之雖蕪穢之辭所不敢靳而粃糠在前良可羞矣歲晚乍遠千萬凡百自愛自勉以即遠大不備

慰何君壽

某再拜北堂孺人偶以微疾奄終上壽顧相去差遠往來東牘闊疏已久無由知聞允升來出手畢乃審慶門有此變故為之悲悼不能自已竊想純孝由衷痛苦奈何義合瓣香之敬屬以新春以來衰老多疾齒牙之風

未已而足瘡之濕潰繼之食飲不能隨衆屨韈亦所未堪由是奔走不前謹此以首不敏伏惟孝慈特賜恕察餘惟節抑强加饘粥以終大事以全顯揚不宣

慰汪伯羽

雖别久不敢以褻語為孝思瀆首祈情亮不意慶門禍故先丈翰學偶以微疾遂棄榮養相去差遠聞訃後時不勝驚悼竊惟先丈以盛年傾逝愴感固深然賢昆仲壯遊於萬里之外能致身於功名之途此亦可以含笑

於九原者矣賢昆仲禄未及養摧痛終天不言可知誼合躬致瓣香之敬實以衰老之餘加以頻年憂悲小小疾疢無日無之由是奔走不前謹此以首不敏伏惟孝慈特賜恕察令弟教諭遠在邃水還有音問到彼即一歸否更不别狀餘惟節哀順變强加饘粥以終大事以全顯揚不宣

慰李耐軒

日者不意令孫叔揚學録微疾長往永棄重闈雖嘗獲

與扶持之末顧此膚淺無術以起之有負平日愛與之盛慚悚何言每惟令孫德性有温良之風趍向無市井之習青年筮仕方有其緒而遽至於此不但合堂尊幼為之懊恨凡在鄉黨親契之末莫不為深歎息也日昨曾去致瓣香之敬以時暑不敢起居曾煩致意退而思之失禮殊甚耐軒高年如此亦宜自開解也叔揚雖死幸有三曾孫焉此其一也未病時聞其欲赴延平倘出在二三百里之外或已及其地而遽至此大故則一家

之心何時而滿足此又不幸中之大幸者矣謹布此首不敏萬告尊慈特賜寛恕不宣

慰張主簿

托在一壓而稟違動在半載之上中間襲慶遠歸非不知聞蓋以春中因跌傷手骨脫筋縱酸痛軟弱意緒無憀皆謂老來血氣非百二十日不能安也今更醫者四人已六閱月矣未見平復由是於所以事賢大夫之禮者皆廢也比者不意太夫人奄終上壽聞訃極為悲傷

閣下勞於官府之事舟楫數千里半年而後復位刑獄之審又有相惱此情可以想見日外猥荷記憶名酒眉面惠及林下感佩盛德慚悚無地謹具線香一炷點心粗菜為太夫人靈几之獻不敢失禮無以自文萬告台慈特賜寛宥聞留襲慶時貴症又復舉發一次不審輕重與向時若何萬告節哀順變强進饘粥以終大事以全顯揚下情無任拳拳不宣

慰胡士則

比者不意先丈朝奉偶以微疾奄終上壽茲聞宅兆告吉行即幽扃伏惟賢昆仲純孝由衷父子之親聿隅泉壤痛毒何以自堪顧先世以來忝在末交情隆義篤禮合與奔走相執紼窺山林之勝信體魄之安而屬者偶過舊居路滑僵仆遂於左手脫骨傷筋陰雨未解旦夕酸楚殊無憀賴醫者謂血氣衰憊難以速愈坐此不能前進上負幽冥何以自文二豚犬又皆假館餬口謹遣幼穎多多代捧瓣香尚賴告白几筵特賜寬恕餘惟節

抑凡附於棺及所以固其塋域有足以宜其後人者必誠必信顯揚之道如川方增謹拳拳不宣

慰汪仲罕

不意慶門禍故先大夫遽捐館舍地遠初不知聞春首偶避逅次郎君於士則昆仲處為之驚愴不能已也伏惟純孝由衷哀慟摧毀何以自堪不審比者體力若何敬惟先大夫夙學逢時錫命者七文章壽考蘭玉森茁於人間世亦何憾者而解組三衢及於娛奉父子至情

盡善盡美矣不審襄舉尚在何時曩所營者陰陽家無所拘忌否托在末交義踰骨肉千里匍匐顧此當然交春之前偶感眩冐調治稍安復因僮仆遂於左手脫骨傷筋青腫軟痛飲食衣服皆資於人是以奔走不前仰負幽冥死罪死罪哀詩三章攬香三上首此不敏敢煩告白几筵特賜寬恕餘惟節抑加餐以終大事以全顯揚令姪季佩賢宰更不別狀總干台照不宣

慰楊顯民

頓首再拜顯民翰學尊畏友兄侍史别固久不相問者亦久去年李梅張兄來蒙惠書且拜令叔野碧季兄賜翰其時以此兄再造相鄉之說是以不及裁謝慚悚之深比審判政孺人棄世不識以何疾遽至大故年壽若何地遠不能匍匐奉瓣香為之愴惻不已竊想執事中年失助猶中流之舟而去楫顧此傷弓之鳥不免為執事動懷矜佩滿門賓客時至中饋無人宜若日不暇給矣為之奈何然執事亦必自有以處此也陰陽家不可

深泥殨亦不必久擇其稍煖爽之地則即可畢事高見以為何如溽州之傳音竟不虛痛心短氣此非一方一曲朋友遊從之私也執事之懷亦不異此區區有夢之懐之哭之之詩謹此抄呈比及歸櫬執事能一來否能來千萬相約於何地相會意欲承教或得不外下顧則所甚願望也茲因子夔便謹附此首不敏萬告亮察不宣

俟菴集卷二十九

俟菴集卷三十

元 李存 撰

書簡類

與鄧子夔

掛帆桂林非不知之顧此以塵垢度日加以衰老多疾朋友相觀往往闊然新涼想阜比燕裕今年從人曾過進賢否官陂水北曾有音耗否頗願有所聞也李如心謂將謁門牆因得寓此如心坦然可交君子人也雖暫

以青囊游無毫髮市井江湖之氣其所指顧在相里者可以知其淺深矣未聞千萬爲斯文自厚不宣

又書

比承教帖有相過之許何以杳然相去雖近煩難問便由是柬牘之敬易得而疎蓋伯友之招既不能奉命必合以時裁謝不然或以吾爲簡斯罪過矣苟門牆多牽制亦未有僕輩往來則此間或得端便徑答書去如何惟命可否

與張孟循

二生來接手帖敬悉偶賤跡過下塘再留二生一宿蓋顧已見識不明恐相悞願加少詳察耳樂生性急甚不樂之告之曰吾欲治子以實熱也何為少飲水即停中而泄下吾欲治子以虛熱也則子童丱何為而有此攻在疑貳不決之際而子望我以古之神聖者何耶吾其不能為子役矣方丈信 闕 一二日奉答董生煎藥則神效蓮心散負藥則無比山藥負他需面布不宣

又書

允升之歸之日僕適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柬朋友講學且宜以痛改舊習為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胷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冠兵而資盜粮者也高見以為何如子中想已安區區省得一行苟未安必當有續帖也繩還常佳但不免有斷續之惭爾外附書一封還李如心闘其相知日多可喜可喜方丈臓腑想全妥帖矣匆匆

又書

顧此衰老時熱不能少盡匍匐之義日昨嘗奉一書中首附渡所曾徹覽否續聞先柩欲以七月權厝愚以為此舉未安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説耳只當擇家山一平安之所或祖壠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事皆難測度起意難也且如先丈之葬賢者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楊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托在久要不避僭越千

萬入思及時畢事為是不宣

與官景文

闊疎殊甚得書欣然且審履茲新和起處均祉益用慰沃因記去秋景春相過時詢從者必由鶴嶺回途可以相顧既而沓然殊惓惓也喻及元敬郎君肯來相親此乃美事顧當庸鄙所願闔者奈年來衰憊殊甚百念灰冷頗務養息即無開講之事前日李堅之遣一孫過此抄數篇尺牘或兼旬一日即歸也最是別無空閒房舍

可容長兒辭館督農圃亦恐不能奉周旋耳甚孤盛意尚容良晤以首謝不宣

與陳伯桑

肅拜具記伯桑文學尊契兄相別經年先堂太孺人棄世之後久及知聞相望數百里不能匍匐往哭嘗奉一書首不敏亦不記附何人不知能達省覽否也前年李如心來遞手帖又蒙雙墨之惠披誦所喻情義藹然一向不及修謝亮不責也子夔會間審琴書甚適得賢主

人非特館穀又日有切磋之樂賓客遊從之盛所寓又得重屋有湖山眺望之興健羨健羨久不及奉柏友書甚自愧也茶話之際幸致早意車從必常入城必與陳仲益相見聞其先大夫存時能備言疊山夫人李氏當時建康獄中死事區區與陳仲益未及識不敢冒昧奉書倘有其說能記憶或先輩有所記錄千萬抄示至感葢夫人乃家姑也是以敢請外閫伯恭常常感冒此乃稟氣薄弱寒氣踈散之藥不可多進燥熱剛重之劑亦

不宜輕服治之當以和平為上然皆屬外治其要莫大於寡欲也雖未識亦借獻其一得之愚千萬相恕亮也聞左右多有好文字有便幸見教末間并幸自勉自愛不宣

答曾文哲

比辱相顧既以識荆為喜復以荒凉略不能款曲從者為愧也別去容易旬日人來復領手畢清秋畨履用佳勝慰浣莫量令祖德望如此豈區區所敢擬述嚴命謹

遵掛一漏萬徒愧仄耳二卷子及帖各贅數語恐不足
拈出也尊翁翰學不敢冒然奉狀入侍多多上覆不宣

與曾子白

昨兒子率造門牆辱與其進連日且為左右擾來歸復
領報帖藥石之惠甚愧愧也此子出於僭妄而其志似
亦不可沮況又遇大君子有以鼓舞變化焉敢自外自
棄棄其舊主人必欲尋盟遂不得日夕承教於講下一
暴十寒有所不免茲因其請益之便輒此起居春和景

明賢賓主賢師友詠歌之餘繼以舞蹈葢可以想見也
未聞千萬自愛

答胡栢友

賦質本浮爲學不勇内無篤實有守之行外無典雅可
傳之文駸駸其衰方此自訟而樂道人之善者往往過
聽甚自愧也六月廿九日子夔遞示手墨捧讀如承晤
對足慰平昔之所聞第撝謙之義溢美之辭皆不敢當
伏謂賓墀實所素願非惟文獻之足徵浩然江海之氣

必有以洗此固陋者時秋熱熾甚且有斗升之獲既直清祝君歸自江夏將為廣西之役約以仲秋之末取道敝里聚辨而行苟匆匆其來亟亟以去彼此必將皆有恷然于懷者矣坐是徂冬北風其涼顧塞向墐戶而處耳目于道左方直文燮既不能奔走惟命復稽于裁謝雖執事不督其過如此恐悚何歲且晏千萬自勉自愛下情無任拳拳不宣

答蔡敬所

荐承教墨慰浣莫量敬所之字出於顯民其義其說合

顯民為之而何乃下徵於老退無聞者又恐拂盛意杜

撰數語恐不稱雅懷覆瓿可也外承為令弟診視區區

之心於人家佳子弟愛之不啻如巳子誼合奔走奈衰

老疾病日生雖左近數步亦久不出蓋其勢使然非故

作是態以要人也重侍以次千萬為謝不敏片紙勿勿

不宣

答于仲元

賤手今九閱月而未愈坐是於親朋請謁多廢望日一出滿擬晤言而仙騎乃有金盤之役甚恨不得追後塵也蓋與山僧有約亦甚久矣想顧盼之餘有足樂者區區荒村不免日有不切之應酬嘗欲登此山徘徊數日未能也嘉惠忽至宜此衰老感荷感荷

又書

積晴忽陰方有冬意手墨劃下醉之以醇醲飽之以甘肥孰謂寒谷其春蓋如此哉皆盛德也親友之間苟有

可以効使令者義之所在而謝言鄭重徒增慚悚而已略此以復將命悉需晤言以既

與曾子白

顧汩汩塵垢之下不能以東牘之末奉起居者踰年半矣瑶花瓊樹如此向往何歲新春半高堂重席屢用之裕樂育之盛可以想見惟是豚犬不自揣量昨拜講下猥辱耳提面命者無所不至感刻有造無窮期也李冬之間膠於叢脞上負盛意甚矣兹令撥置復望竭塵得

不督過而終惠之幸甚幸甚庭槐已有秋意摩厲當在老手泚筆以俟頌言不宣

答李仲和

時雨宜農忽領教帖敬審侍奉夀福合堂安裕其何喜之如名縑厚餉復此講謝鄉黨親契苟有可以少効區區者義所當然也況足下年方甚壯自天之福如川之增僕何力之有焉侍次使者不及一一申謝悉需旦晚良晤以既不宣

與官叔泰

比辱尊顧且拜厚貺第荒涼弗克少淹從者為可愧耳區區賤疾依所教荷穎夫遣子攜藥相過曲終其情多費藥餌今已一百一十餘日酸軟痛硬如故殆血氣衰耗使然殊不可曉也中間所喻文字杜撰得數語未知可尊意否謹去藁請呈盤湖諸巨眼恐有未安當修削之尚無疵累可以拈出然後寫正本也卷在裁下時暑餘惟珍調以殊擢

與高本齋

不晤對不奉書今三年於此矣比東從歸自京師且有榮擢慶候之禮皆以老病廢春中又以僮仆傷手骨脫筋縱今七閱月四更醫而酸楚軟弱如初親交缺典又比之故竊想海量必不責也兹者不意伯氏敬齋提舉遽捐館舍手足高義必不能堪大旆亦必暫回主維其事中間貴體常小不佳近者家姪便適有小冗不及修問甚是悵快大抵痔瘡亦必深治深治決多用寒涼則

不免於大體有妨也只得不甚害於起處斯可矣餘干一僧素有下漏得年七十之上其人善飯遇勞則疾甚逸則庶幾耳為吾友計者但不必自勞其身心可也僭進一得之愚不審高見以為然否承顔或有涯尚圖傾倒不宣

與舒易齋

逄氏之聚轉盻半年賤體齒齲未已而目眚繼之目眚未已而耳疾繼之目幾於眇耳幾於聵今幸庶幾且喜

賤足一向無苦中昨以六月初二日赴薛招其四日即離倪市五日抵竹庄遄歸者以六日媒者至七日遣訂彡彡姻盟故也由新第路口瞻望碣石悵快而已髙第來索文字甚熱且病無憀又雜應酬豈有情致及此堅不肯去聊將黄裳止兒啼耳并用發一笑也不宣

與饒元可

前秋獲登君子之堂喬林清池不異疇昔為之歎喜者累日開名尊叙情話骨肉之義藹然稟違之際又俾挾

纊以去感愧迨今未已也春和合堂長幼想萬福區區
老來病患荐至夏初天一孫其況味蓋如此昨荷幼郎
君惠書謂將可以下顧延企者久之杳然何也想志在
進修月異而歲不同矣茲因次頑執經子白講下承動
靜并布謝萬一

與饒元凱

前秋率然造于賓階得叙親戚骨肉之情話繼日連宵
叨擾蓋亦甚矣稟違之際又辱厚貺愧感以之并別來

容易兩載春日竊想合堂尊幼咼福區區老來病患荐至去夏天一孫才五歳其況味蓋如此耳城中相從者必時一入毋妗處必安茲因次兒執經子白講下謹承動靜并叙謝萬一

代胡與李求婚

某同飲越溪之水而抗塵走俗未嘗一望大君子之履舄輒敢以賤姓名通于下執事者靈芝在山熠然之光藹然之氣瞻而襃之者蓋久海涵地負何所不容是以

無恐初冬薄寒敬惟吉德具備時措之宜尊候景福其
仰恃尊慈輒有稟悃長孫具才質篤下學未知方近者
王君某荐相過議及長院愛玉姻配聞之慚悚無地名
門衣冠禮樂所由來遠矣矧惟先政宣慰公以不世出
之大才為國家奉使海上其雄豪之氣足以慴蠻荊其
剛正之辨足以定倔強歸而稱吉光在史册長篇短歌
復膾炙天下後世之口其流風遺澤繼志述事者政未
已也顧此蓽門圭竇之家亦何敢妄焉攀附復自循省

前代中興之際其公由外入拜右僕射而我祖文定公亦纂修獲追朝請之後其聲光相望而論道經邦之際亦宜甚相歡者也酌之於此則大小天淵其何敢啟此齒稽之先世之好則或可以少望後塵之萬一也由是不避譴訶而闡之下執事茍辱不鄙而賜之盟則豈唯其也得在收録之餘其自二公而下實嘉賴之敢以為請合堂尊眷不敢輒申起居者拜書之始也奔走先後之請顧此衰者其或不任光所不敢總干尊照

代書

區區忝在姻婭之末而不及一識荆州雖抗塵走俗之蹤自取踈外而泰山北斗之仰未嘗一日忘也初冬未寒竊想尊履康裕仰恃海量輒有稟事寒微不振之家負薪不學之子往者重蒙令弟親家特賜收錄歸寧既久顧此貧窶畧不能少相問遺自知罪矣妻兄宣卿下顧極言荷尊前篤敘夙好作成和氣此真盛德事也詳托宣卿面覆尚賴終惠豚犬雖駑下亦豈木石不知所

慼戴哉謹冒昧拜此甚不謹楷萬告眷恕不宣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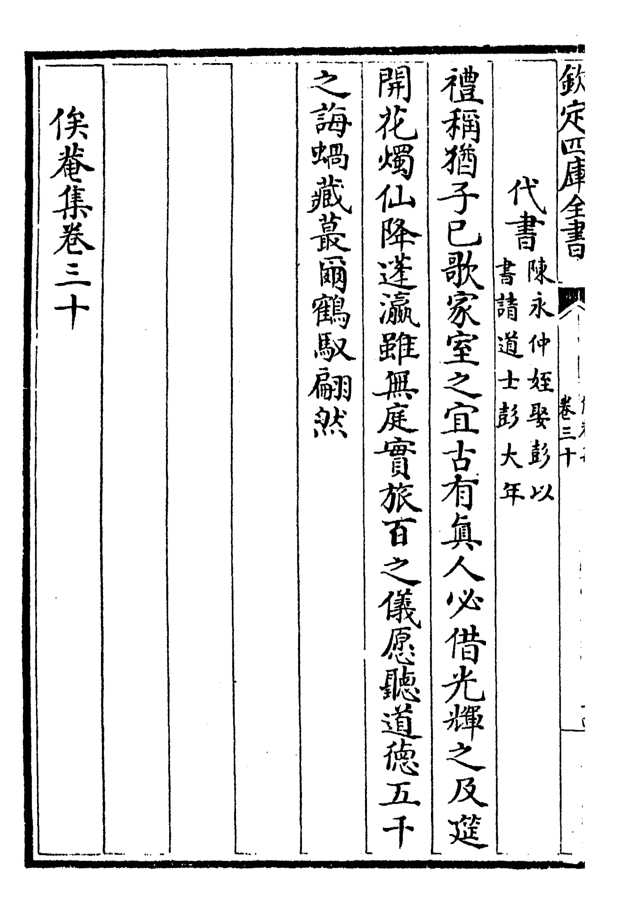
代書

曩歲家兄未遷竹莊曾蒙尊顧茅齋之中飽挹光霽且聽懸河之論足慰平生自此汨沒壠畝之間奔走塵埃之中無由一承良覿唯有瞻望河漢之光即辰雪寒君子有相履用必佳仰恃尊慈輒有稟悃餘干鍾時茂有第三子曰文郎前年曾從其師就學於家兄竹莊之上殊亹亹可教趍向甚不卑也而未有姻盟其不避僭越

欲爲令愛玉議之顧此歲晚未敢造次輒布此紙聞於左右尚圖開春專造台庭以既干瀆尊嚴恐悚之甚餘爲茵鼎加厚以棟斯文

答徐天麟 四六

不度衰年復添累事因此絲蘿之附遂成家室之宜豈料眷情特須厚禮羸肩在俎益思樊將軍之雄蟻醞浮盃敢效陶先生之醉鄭重甚矣感荷以之筵敢言於花燭時最貴於椒盤尚冀驄車下臨蝸室



代書　陳永仲姪娶彭以書請道士彭大年

禮稱猶子已歌家室之宜古有眞人必借光輝之及筵開花燭仙降蓬瀛雖無庭實旅百之儀愿聽道德五千之誨蝸藏蕞爾鶴馭翩然

俟菴集卷三十

俟菴集卷三十一

外附録

答書

虞　集

集頓首再拜仲公先生文几胡士則擕高文見示深羡山林之日多性道之造厚區區早從應酬晚膺痼疾相望霄壤固其宜也比賜教輒申辨問非敢贊辭實以起學者之體究云耳過蒙謙答何以克當目盲之餘已無

讀書之分但荷朋友誦以服繹或令子弟誦而聽之齋居夜長絳燭之賜為助甚沃又以知閤下每欲深補其不足之意感荷感荷俟菴新命直是高古輒復次韻以奉一笑不揆其不足以續貂或有誨言更望往復亦暮年之一樂也伏楮不勝慚年之況小詩戲多多書紙尾不罪墨一丸送之學詩學書一二紙來看以諷孫雅奉狀不宣

俟菴集卷三十一